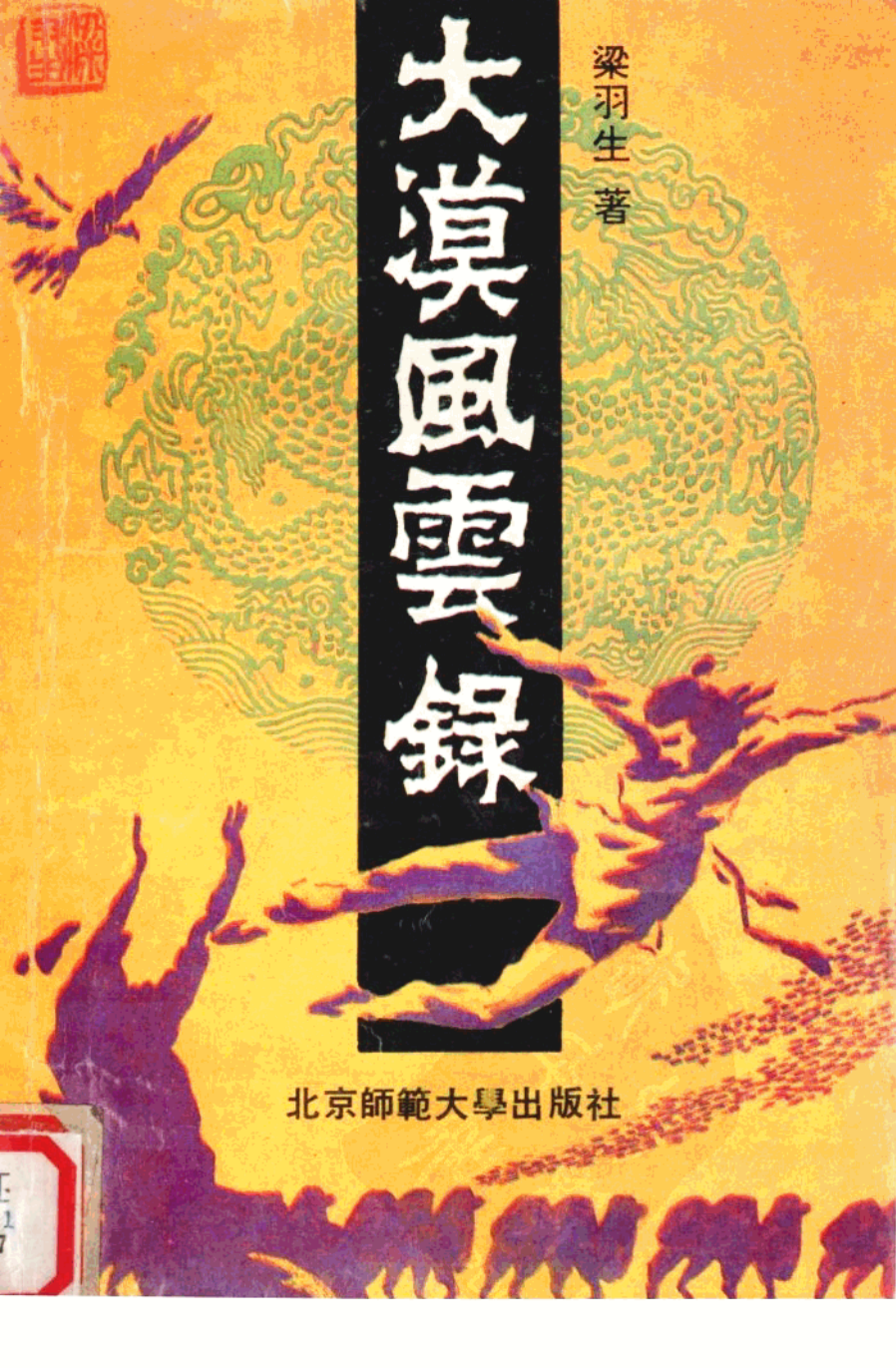


梁羽生 著

# 大漠風雲錄

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



# 大漠风云录

梁羽生 著

(上)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## 目 录

- 第一回 风去雨来 归途遇险情  
山回水转 神丐退贼人 …… (1)
- 第二回 两番比武 剑下订协约  
十年怨仇 寨主却御车 …… (25)
- 第三回 烟云蒙蒙 伸手拨迷雾  
险阻重重 求援遭暗算 …… (51)
- 第四回 耿耿丹心 弃孝归故里  
声声号角 坪中雪耻辱 …… (76)
- 第五回 纷至沓来 群侠战山寨  
刀过剑往 各自显神通 …… (108)
- 第六回 抚今追昔 筵前叙旧事  
情真意切 把酒劝寨主 …… (126)

- 第七回 将军赴山寨 心急如焚  
螺峰说童趣 情深似海 …… (142)
- 第八回 石门留掌印 疑云迭起  
张府遭火烧 经书难觅 …… (166)
- 第九回 再逢花明 解诗破哑谜  
又遇柳暗 回家探究竟 …… (190)
- 第十回 放虎归山 客栈设计谋  
助弱制强 后院飞暗针 …… (213)
- 第十一回 桌前表白 剑客袒心迹  
虎穴烧火 狗急跳高墙 … (239)
- 第十二回 置身忘我 蟒口夺灵芝  
遵师从命 山包复武功 … (256)
- 第十三回 技高一筹 宫廷显身手  
远眺千里 沙漠动干戈 … (281)
- 第十四回 摧马扬鞭 返寨求结果  
除凶惩奸 关内平道路 … (307)

- 第十五回 中原觅主 恶贼缠不休  
少林寻人 叫化点迷津 ... (332)
- 第十六回 大漠之行 有功赖乞丐  
春心之语 无意招情仇 ... (348)
- 第十七回 石窟遇险 双雄战魔头  
客途解围 一杖识名僧 ... (370)
- 第十八回 方丈神算 十载竟即证  
弟子奇功 一心难使臣 ... (368)
- 第十九回 飞马胡边 三雄助阿刺  
丹心报国 一语泣鬼神 ... (403)
- 第二十回 祸福难知 毒掌磨英骨  
友仇莫测 怪客逞奇能 ... (428)
- 第二十一回 家仇执报 云澄杀祈镇  
大策谁识 丹枫独伤悲 ... (446)
- 第二十二回 恩将仇报 太祖做小人  
赤州神掌 今番寻仇家 ... (467)

- |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廿三回 | 横穿潮海<br>神掌惊魂 | 大侠迎云母<br>忍见俘祈镇 | … (491) |
| 第廿四回 | 急解危难<br>求助漠北 | 四剑赴蜀地<br>云重遭夜袭 | … (510) |
| 第廿五回 | 天山绝顶<br>雪崩忽至 | 三仙试剑法<br>葬身有几人 | … (533) |
| 第廿六回 | 巴山路险<br>蜀水鱼跃 | 大侠叹尘世<br>奇功见真人 | … (552) |
| 第廿七回 | 恩仇未了<br>遗怨谁释 | 饮恨放明皇<br>无语对青灯 | … (567) |
| 第廿八回 | 收婿有意<br>皇室无情 | 云母借酒语<br>御林生叛心 | … (593) |
| 第廿九回 | 于谦受累<br>兄弟操戈 | 宏图无计施<br>南宫囚老龙 | … (607) |
| 第三十回 | 大蟒夜盘<br>恶徒抗师 | 天机偶得泄<br>黄泉命归阴 | … (625) |

第卅一回 血溅宫墙 祈镇断尘念  
春游苏宛 鸳鸯续前情 … (645)

## 第一回 风去雨来 归途遇险情 山回水转 神巧退贼人

流水东去转百回，尘世烟境难去归，迢途扑朔风云飞。  
扬剑挥戈指山河，怨逝情稠泪酒杯，谁作潇洒润心扉？

——调寄《浣溪沙》

话说明英宗时，宦官王振当权，政治腐败，军备废弛。瓦剌部逐渐强大，首领脱欢统一了瓦剌与鞑靼两部。立之帝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。脱欢死，其子也先继续扩充势力，破坏了蒙古与明政府关系。正统十四年七月，起兵反明，大同告急。王振扶持英宗朱祁镇亲征。八月一日抵达大同，兵未交锋，闻前线溃败，便仓促撤退，在怀来二十里的土木堡被也先军队包围，明军死伤过半，王振死于乱军之中，英宗被俘。史称“土木堡之变”。也先乘胜进攻北京，大肆掠夺。在紧急关头，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，拥立朱祁镇弟弟朱祁钰为帝，组织二十万军队迎击瓦剌军，相持五日，大败瓦剌。正统十五年春，于谦派云重为明使节，与也先签订协约若干，并接祁镇回明。也先阴险恶毒，故意刁难。绿林当中，险阻重重。于是乎在回明的路上，演绎出一部轰轰烈烈的壮剧……

西风怒号，尘沙飞扬。云重骑在马上，举目四望，千

里草原，云飞草场，沙石疾走。

云重和澹台镜明策马开道。前面是云重带来的宫廷侍卫，高擎杏旗，上写“使节”，遣人回避。云重后面，乃是祈镇坐的御车，四周高手护卫，默默疾走。雁门关外渺渺大漠上，马蹄踏破黄昏的沉寂。云重回头望去，马队紧紧跟在后面，两边高山叠嶂，向后流逝。

穿越了一座隘口，云重才将缰绳松弛下来。前面是一片灌木林，一条小溪曲折其中。云重心里一动，对澹台镜明说道：“澹台姑娘，我们不妨在此歇息一下，奔波一天，人饥马渴，稍作休整，再向前行。”澹台镜明点头道：“主意不错。”云重便噉口呼啸一声，一骠马骑缓缓而止。

云重翻身下马，折身回到祈镇的御车前，此时祈镇怒不可遏，掀开锦绣帘帐，大声喝道：“为何停车？此乃危险之地，还不快快离开！”云重奏道：“皇上恕罪，我等奔波一天，人困马乏，暂作休整。此地已是隘口之外，道宽路阔，皇上不必担忧，劫匪万万不会留驻此地。”祈镇手捻龙须，颇为不悦，冷冷说道：“朕仍为大明皇上，卿家万万不可擅作主张。”云重拱手答道：“微臣不敢。”祈镇见木已成舟，侍卫均在草地上围成一圈，饮水添粮，不觉腹中饥肠咕咕，下了御车，朝云重摆摆手：“算了，以后注意便是。”云重答道：“微臣遵命。”

云重往御车旁一块枯软草地上铺一块花团锦簇的毡毯，然后摆上御酒和食品。祈镇盘腿而坐，举樽豪饮，饥不择食。此御酒为云重从大明所带，于谦恐祈镇在蒙古饮食不惯，遣云重带御酒和菜蔬，从宫廷御膳房调名厨两名，随云重一同越过雁门关，深入瓦剌领地，祈镇才从奶味十

足的饮食中解脱出来。两名宫廷厨子不愧为烹调高手，聚各种绝技为一身，稍施手段，爆、炒、煎、炸、熘、焖、煮、炖、蒸、烧、炙，使祈镇胃口大开。无奈京师距雁门关外蒙古瓦剌王国路途遥远，一路上迎驾人马食用不少，加之腐烂许多，到瓦剌时仅剩两车。祈镇膳食又很挑剔，菜蔬只留鲜嫩部分，其余全部抛弃，所以两车菜蔬只有小半车真正能上盘作菜。而祈镇并不会将这小半车菜蔬全部吃光，即便上得桌来，祈镇也不过拨动几下筷子，吃掉的很少。试热五十余道菜（在京师时有一百多道）为一顿，一盘菜夹一筷子也就饱了，故此摒弃的十之有九。几天下来，菜蔬逐渐少去。御厨不得不用蒙古食物杂入，精心烹制，祈镇却察觉不出来，这样一拖又过了些日子。后来菜蔬全无，厨子告之云重，云重又启奏祈镇，且也先又暗地捣乱，回大明江山之时一刻定夺不下，祈镇也只好重新与奶味膻味纠结一起。实则无奈。如今那两名厨子一路上无菜可做，成为御林侍卫的后补兵士。原来两辆装菜的车乘全部抛弃，余下的一些御酒直截装在马背上的囊中，一些干食果脯入袋成包，悬挂在马骑两侧。祈镇大嚼干食，实万不得已而为之。

祈镇饮过几樽酒后，朝云重招招手道：“卿家你也来一樽如何？”云重笑答：“谢主上赏赐，微臣还有诸事需欲交待，催促各位将士速饮马进食，整装待发。天色已晚，我们务必在天黑前找着客棧才是。”祈镇点头答道：“卿家说的是，你去吧。”

云重拱手告辞，转过几骑战马，走近水溪。澹台镜明已将云重的“闪电赤驹”和自己的“追风雪花”饮好，用

长长的鬃毛刷为它们洗身。清清的溪水洗去了它们的满身灰尘，露出了它们鲜艳颜色。这两骠战马是澹台灭明从数千匹战马中选挑出来的，一日千里，健壮无比。澹台灭明仍在蒙古为张宗周守灵，不过孝期，他决不会回中原的。

澹台镜明忽听得脚步声，回目一看，见是云重，微微一笑道：“云兄，战马饮好了，你看它们多威风。”云重笑而答道：“着实不错，可是它们用过草料么？一会儿又要上路了。”澹台镜明噤嘴道：“马就不用费心啦，我看你倒是腹中空空呢。”云重拍手道：“澹台妹子，你真是料事如神，我果真没吃过东西。不过，据我所猜，你也尚未填肚呀！”

澹台镜明把鬃毛长刷甩了水，放入袋囊中，朝“闪电赤驹”屁股上一拍：“去吧。”“闪电赤驹”咳咳一叫，旁边的“追风雪花”也跟着嘶叫，在溪边饮水的战马冷不妨被两骑战马嘹亮的嘶叫一惊，招头凝望了一下，于是众马嘶叫声此起彼伏，甚是恢宏无比。

澹台镜明走近云重说道：“云兄，我们也不妨草草添些食物吧，再走，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歇息呢。”云重道：“我不太饿，你兀自吃些吧，小心别坏了身体，你的箭伤刚好不久，应当心为好。”澹台镜明道：“不妨事，你不吃，我也不吃算了，再说，也不觉着挺饿。”云重当下指着澹台镜明说道：“你真会激将，好，我与你一同吃就是了。”澹台镜明从袋中掏出干粮，递给云重一胆水，说道：“不是我激将，你重任在身，理应注意些才是。不似我们，病倒了吃药治病满脑无事。而你不然，大明圣上捏在你的手里，万万不可造次。”云重点头称是，即和澹台镜明饮水用餐，不在话下。

云重吃了些干粮，喝了半袋水，站起身来，对澹台镜明说道：“澹台妹子，你且慢用，我到后面催促一下，时候不早了。”澹台镜明道：“你只管去罢，不用耽心我。”

云重离开澹台镜明，抬头看看天空，暮色将沉，暗黑云团渐渐漫上天际。云重心绪涌动，数天前的情景，映入眼帘……

云重万万没有想到生活有如此复杂。万万没有想到张宗周和他的儿子张丹枫竟是世续仇人。万万没有想到还会策马张府，救张家于也先之炮口。那时云重知张家即将葬入火炮，毅然抛弃前仇，带着十八名随从，摆脱了祈镇皇帝的所谓要紧急事，飞马前往张家，以大明使节的身份，谴责了也先的非礼之举。也先见炮轰张不成，顿觉面目被人撕破，硬着头皮，遏制住额吉多再次填弹。

在也先的帐篷内，云重拍桌而起，对也先说道：“太师，此谈判我们无法继续下去，你违反了协议，据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，你当全部担负。”也先被人揭了底牌，顿时手足无措，面肌僵硬，尴尬之极。他接过云重的话说道：“云大人有所不知，此乃额吉多和麻翼赞擅自主张，不能代表瓦刺之意。”云重冷冷笑道：“太师，这两个小贼你不觉得太大胆了吗？在中国有句古话，叫做‘主不表，狗不叫’。意思是主子不表露声色，走狗就不会吠叫了。”也先脸上刹时苍白起来，手指云重道：“你……云大人，你太嚣张了吧！”云重哈哈大笑，然后敛住笑声，厉声问也先道：“太师，是你嚣张还是我嚣张，难道你比我还糊涂？袭击大明使臣之事难道还须再提？”也先连连摇头道：“云大人休要旧事重提，那次有所冒犯，还望大人多多鉴谅。不过，额吉多和

麻翼赞屡教不改，我定将重重处罚，真是丢了我的面子，真是丢了我的面子了！”云重冷冷地看着也先，心里想道：“兀这厮唱戏不错，只是上不了台面。”云重话锋一转，直插也先心脏：“太师，你看这事……”也先接口道：“我当多调教，不枉云大人之教戒。”云重正色道：“那好，此事我等不再追究，只是返回大明的时间我已定在明日清晨，你看如何？”也先咳了两声道：“很好，我当保证不再出现此事。”云重道：“那再好不过。”

云重掀开幔帐，走出毡房，心里暗忖：只恐你再也没那份狗胆了，否则，我的大力金刚手定将砸你的狗头。”

是夜，凉风扑朔，星稀云厚。云重在房里来回踱步。明日即可启程，张丹枫那里是否辞行一下？云重心事重重，一时想起祖父交给他的那张羊皮血书，一时又想起张家父子对大明江山的深情厚爱。一时无法定夺。

侍从进得屋来，惊异道：“云大人还未用饭？”云重回头看了一下，招手说道：“你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此随从是云重的心腹，名曰张千，不苟言笑，且又足智多谋，深得云重赏识。因年纪长云重十之有二，众人之下仍是上下之分，背地里云重却把他当作兄长看待。

云重当即斟了一盅酒递与张千。张千双手接过酒盅道：“谢大人。”云重扶过一张椅子在小桌旁坐下，又招呼张千坐在他的侧面。张千仰头饮尽盅中之酒，说道：“不知大人有何赐教，在下洗耳恭听。”云生摆摆手说道：“张兄请勿多礼，我有心事一桩，实难拿定主意，我细说与你，望张兄指教一二。”张千抱拳说道：“云大人过奖，得大人看重，张千才有今日，指教不敢，如能为大人排忧解难，实是在

卜的高福。”

云重又给张千斟了一盅酒，一面把满腹心事透透说来。末了，叹气说道：“……这就是我一时无法回避且又无法解决的棘手之事。张兄，你说，该不该去张家辞行？”张千沉思片刻，端起酒盅一饮而尽，拱手说道：“大人如不见外，在下斗胆相劝。”云重道：“不必多虑，你尽管说来。”张千道：“依在下之见，大人理当辞行。其一，张宗周之子张丹枫襟怀浩阔弃前仇而不顾，以民族利益为重，挖出前人所埋宝藏全数押解京师，充当边关守率兵士之军饷。其二，张丹枫所献军用地图，为巩固大明江山驱除胡人，收复领地，振奋了军心，鼓舞了斗志，其伟迹不可磨灭。这是其二；其三，即使张宗周当年令作为使节的大人先祖役马胡边甘半个春秋，也是陈烟旧事，更何况张宗周为此以身谢罪，愿化干戈为玉帛，可见他一片真情。大丈夫理应虚怀若谷，恩怨相报，何时了了？张宗周也是寄人篱下，忍辱负重，委屈求全，其本意是令人敬佩的。云大人若能弃前嫌而不顾，襟怀坦荡，必将受人爱戴永远。”

云重点首赞道：“张兄所言极是，吾辈理当胸怀宽广，气吞山河。唉！爷爷啊，望您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原谅不孝孙孩吧。”张千笑道：“云大人差矣，自古忠孝难全，况大人为的是大明江山，去世云大人亦是為大明江山，只会含笑九泉，何会见怪乎？”

云重道：“好，张兄，你去备好两骑马，随我到张府辞行。”张千大喜，道：“在下遵命。”

云重与张千飞马策鞭，朝张府驰去。

此时夜已深沉，张千将马蹄用布裹住，用笼头套住马

嘴，避开胡兵，遁入夜空之中。

澹台灭明重孝在身，正为张宗周的灵位换烛，忽听仆人报说，大明使节云重大人前来辞行。澹台灭明赶忙上前迎接。

云重与张千默默无语，在张宗周的灵位上拿起几柱香点着，尽了后辈礼数。澹台灭明将云重与张千引至客厅，吩咐佣人款茶。然后拱拱手道：“云壮士，张壮士，丹枫此时正神志不清，迷迷糊糊，恕不能前来奉陪，敬请谅解。”

云重冥冥中想起张宗周喝了鹤顶红之后，倒地而亡，张丹枫反应过来，一切晚了，便嚎叫一声，精神混沌，状若疾者。云重想到这里，郁郁而道：“不甚要紧，张兄目前如何？”

澹台灭明不愿将局面尴尬下去，忙将站起说道：“还是和先前一样，痴痴呆呆，哭哭笑笑的。云壮士准备明天回大明么？”张千插口道：“明日一早开路，今晚云大人特来辞行的。”澹台灭明道：“一切手续都清楚了？”云重道：“一切清楚了，只等上路。”

澹台灭明微微点点头道：“唔，早些上路也好，免得在瓦刺耽搁太久，平空增添事端。”云重道：“正是我的意思，瓦刺是块是非之地，也先也是个阴险之人，趁早归去，一来少添事端，二来省得于谦于阁老操心。”澹台灭明道：“一路回去，路途遥远，凶吉难卜，望云壮士小心谨慎，提高警惕，千万不可掉以轻心。”云重道：“谢澹台将军教诲，晚辈铭记不忘。”云重说完，更鼓三响，自觉不便久呆，于是起身告辞，不在话下。一路上，云重默默前行。张千跟在后面，闭嘴不语，他深知今晚对云重冲击很大，此时胸

中还未平静。

次日清晨，一队马骑早已准备停当，也先礼貌性辞别之后，云重率使节队伍朝东边急驰而去。

不出五里，却见山坡上早已立着张丹枫和澹台灭明，不由大吃一惊。

澹台灭明见云重马队过来，忙和张丹枫从山道上下来。云重勒转僵绳，让马队先行而去。云重见张丹枫还是恍恍惚惚的，说道：“张兄和澹台将军守候在此，有甚么嘱咐么？”澹台灭明道：“大人生前早就叮嘱丹枫和我，你们返回大明之时，务必替他前来送行，特遣在下在多骑良马中精选两匹送与你们，算是张大人的一点心意，望云状士笑纳。”

云重视线转移到一红一花两匹空骑上，只见两马腿长肚收，矫健无比，只是心里凝重，无论如何高兴不起来。澹台灭明又说：“这匹‘闪电赤驹’是你的，那匹‘追风雪花’是给镜明的，快骑着上路吧。”云重看了张丹枫一眼，上了“闪电赤驹”果然神速非常，把原来自己骑的那匹黄骠马一下甩得无影无踪。“追风雪花”点地疾奔，不离左右。澹台镜明骑上“追风雪花”，一天下来，仍是精神饱满。不见疲倦。其余马骑已是疲乏不堪，大汗淋漓。

想到这里，张千走近云重道：“云大人，皇上又在催促前行了。”云重将思绪收回来，道：“都准备好了吗？”张千答道：“回大人话，都准备好了。人已用够了粮，马已饮够了水，云大人放心。”

云重朝擎旗的侍卫挥挥手，大声喝道：“上马开路！”

马队启动，扬起一片尘烟。

云重快步跑到澹台镜明旁边，翻身上马，朝马队前头

驰去。一时无语。

且说张丹枫经过接二连三的刺激，痴呆了好些天，这天终于又清醒了许多。与澹台灭明送云重他们走后，见大队人马消失在滚滚尘埃中，不禁黯然神伤。这几日的事来的太快又去得太快，正如古人所说的瞬息万变了。父亲张宗周，二十多岁就得到瓦剌可汗脱脱不花的重用，官至瓦剌国丞相。然时间一久，与太师也先磨擦越来越大，由暗至明，最后矛盾公开，也先居然搬来嘉峪，欲将张家夷为平地。也先宁肯失去女儿，也不肯让张家父子返回大明帝国，成为瓦剌之患。好在云重拒个人恩怨于千里之外，才使也先阴谋得以破灭。

直至昨晚云重亲临张府辞行，后听澹台灭明一说，暗道：“云重乃热血汉子，深明大义，必为大明栋梁之材。”

张丹枫从云重走的方向收回视线，恍恍惚惚，数天前的一个深夜的事情又渐渐在眼前晃荡。

那晚张丹枫躺在床上想心事，云重刚到，趁此机会，何不把世世代代的恩怨了结呢。更鼓响了五遍，窗外公鸡啼晓之声接连不断。张丹枫下了床，推开窗户，冷风习习。张丹枫凝望沉沉夜空，心情仿如长江太流，难以平静。更鼓六声，遥遥山颈显出一缕亮色，远处的骠马叫声和蒙古瓦剌国兵士演练之声不绝于耳。这时，仆人叩门叫道：“张公子，主公来了。”

张丹枫醒过神，张宗周已进了屋。张宗周道：“丹枫，云状元以后走时，为父没什么送与他，想送两骑战马，除此之外，恐云大人任何物品都会拒人之外。”张丹枫点头说道：“我也有这种想法，真是不谋而合。云重乃天朝武臣，